

苦菜的思念散文阅读(模板5篇)

爱国标语是国家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，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。想要写出一句震撼人心的爱国标语，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创作技巧？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优秀的爱国标语，一同感受对祖国的浓浓情怀。

苦菜的思念散文阅读篇一

近日来对文字的热爱，近乎痴狂。这也只是自己的一点感受吧了，大家莫笑。

欣赏空友的佳作对我有莫名的启发，鼓舞着我这颗痴情于文字的心，让我始终握笔在手，在心，每每有灵感闪动，我立刻扑捉，不肯错任何一个词语句子，如有闪失，那份懊恼比丢了荷包还恼羞的多。

前些时候，在空间看到墨姐姐的眼泪，我身同感受，墨姐姐因为要求完美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匠心之作给弄丢了，我知道那是不可复制的那时那刻的灵魂之作，我看到了姐姐的伤心，那是对灵魂的情殇，那是对文字的热忱，我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大家也可能都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可以说刻骨铭心，这也许是热爱文字人的通病吧。

拜读空间的美文，大抵是婉约，清新之作，自古婉约之风世人就独爱，尽管有异议，但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心理都装着这样的情怀，都有着自己独有的婉约，清新，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人爱不释手，一见倾心。我也很喜欢。也想同大家一起婉约岁月，清新未来。

对文字的热爱，自小时就有的情怀，记得每每到作文课时我都无比的兴奋，急盼着它的到来，那时的我，最喜欢的就是看老师对我作文的评语，那叫一个急不可耐。其实就想看看

老师对我文字的心声，赞美的词有很多，但唯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：你的文章很有见地，语句也很优美，希望你以后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。

到底我还是让老师失望了，但这句话却刻在了心底，我懂得老师的期盼，但又阴差阳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。前年回家听说老师故去了，心里难过极了，泪流到了心里。那时候我也曾拿我的作文给在高等学府的表姐看过，她也给予了肯定，这也留在了我的心底，成了我一个人的永久秘密。

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篇古文是写贾岛推敲的故事，说的是：贾岛去京城科考的路上得句：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又觉推也不错，炼字不定，如痴如醉，竟然撞到了京邑史韩愈的马前，从此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。年少的我既感叹又觉好笑，想天下真有此事，时至今日，我方深知为文字痴者，前有行云流水，后有玲珑水晶…谓乎何其多也！只是我无知罢了。

如今我也做一回痴人说梦，携一缕文字，伴一路馨香，且行且赏，结良师，会益友，留真情，把未来芳香。

苦菜的思念散文阅读篇二

苦菜不知从哪天起，竟成了河套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。清晨，公园门前、街道两旁卖苦菜的大嫂一字排开，买苦菜的男男女女每人手提一袋。食堂里，桌桌有苦菜，一盘吃完，再来一盘，苦菜成了食堂的一道特色菜和必备菜。从春到秋，掏苦菜的大军，有增无减，苦菜茶、苦菜罐头也成了冬季人们的最爱。苦菜如此兴盛，出于好奇，我查了有关资料：苦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苦菜营养丰富，微量元素含量较高，既能食用又能药用，具有解毒解热的功效，是很好的下火蔬菜，也是常用的中草药。每每看见苦菜，便不由忆起自己小时候掏苦菜的事情。

那时还是大集体，人们是很少吃苦菜的，苦菜的主要功能是喂猪。放学后，吃完饭，我便和几个伙伴相约，每人挂个箩头，手提一把铲子，而且是磨得明晃晃的铲子出发了，我们常去的地方是南河头和北河头。大人说：“南河头、北河头，洋辣辣苦菜长得稠。”所以，在这两个地方我们总能在太阳落山前掏满一箩头苦菜，然后把箩头一字排开放在路边，在路边捡一些羊粪珠玩“滚珠”，或者在小渠里捉小鱼，鱼没捉住多少，每次伙伴们都变成了一个泥鳅，然后，在大人们的呵斥声中挂着箩头回家去。

吃过晚饭，母亲顾不上洗碗，放个案板，坐在小凳上，切刀上下舞动，切剁着苦菜，圈里的猪条件反射般随着切刀声嗷嗷吼着，拱着猪圈门。母亲手里的切刀声停了，猪的嗷嗷声也停了，掏回的苦菜一会儿便进了猪肚。我爬在猪圈前，看着猪吃饱后翘着尾巴得意洋洋地哼哼着，我却生气了：我一下午辛辛苦苦掏的苦菜，你一会儿便吃光了，我是你的运输大队长？不管高兴也好，生气也罢，第二天放学后，我又得提上箩头下地掏苦菜。
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刚掏了半箩头苦菜，几声雷响过，噼哩啪啦的雨点便从天而降，没几分钟，大地一片泥泞，我们没跑出几百米，一个个被雨浇成了落汤鸡，急忙躲在大树下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雨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，似要把天上的雨水一次下完，这时，我突然看见大雨里母亲戴个草帽踏着泥泞一脚深一脚浅向我们走来，并高喊着让我们快离开大树底下，以防雷劈。第二天，我感冒了，没有到校，母亲给我喂了药，用热毛巾敷在我的头上，很快我便好了。你看，掏苦菜也要付出代价的。

那时，我家每年喂着两口猪，一口母猪，一口肉猪，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，苦菜一茬没掏完，一茬又长了起来，而且是簇拥着一苗挤着一苗，直挤到房前屋后，掏都掏不完，猪吃得膘肥体壮，脊背滚圆，冬天一杀猪，全家人满脸放光，在那个生活穷困，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嚼着肥厚的猪肉，幸福感

油然而生。

可是有一年，不知是天旱还是什么原因，苦菜很少，掏完一茬，就再难见下一茬苦菜长出，我们出去一下午也难掏满一箩头。苦菜掏得少，可是猪吃得不少，好像和我们作对似的，下午掏的苦菜，本来是准备两顿的，猪一顿便吃完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又让母亲“逼”着去掏苦菜，我和母亲说：“咱一顿少给猪喂点不行？”母亲和蔼地说：“咱们的母猪怀着猪儿子，需要营养，猪儿子一天比一天大了，喂得少了不行。”我生气和纳闷了：“母猪为甚要怀儿子？猪儿子为甚要长大？母猪为了它的儿子长大多吃苦菜，我就应该多掏苦菜多受罪？”母亲听了笑了，什么也没说，我说完过后也就忘了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了我念书的学费、书本费、铅笔、橡皮和衣裳……都是卖猪儿子的钱买的，母猪是我们家的“功臣”呢！我们掏苦菜掏得少，猪吃不饱，母亲也着急了，她也早早起来和我们一起掏，时间久了，母亲手指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，而且一直没看好，我知道，这是母亲为了拉扯我们姊妹几个，含辛茹苦落下的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就想掉泪，也为母亲的伟大而赞叹。

再后来，苦菜掏得更少了，我们就捋“猪尾巴”和“蓼油勺勺”，猪不肯吃，但无奈肚皮饿着呢，它也得硬着头皮吃，吃完后便拉稀，猪尾巴二十四小时被稀屎包裹着。

那年月，猪吃不饱，人也吃不饱，掏着苦菜肚子便咕咕叫了。于是，在地里满地找“羊角角”，找见掏起来用手擦一擦，便一口吃下去，肚子里顿时舒服些了，可过后打嗝起来，一股难闻的气味。

苦菜一天天掏着，日子一天天过着，队里的豌豆和西瓜也长大成熟了，于是掏完苦菜，我们几个伙伴相约着去偷队里的豌豆和西瓜。偷豌豆和西瓜是需要技术的，偷豌豆要匍匐着紧贴地面前进，背心系在裤带里，钻进豌豆地左右手以最快的速度摘豌豆，摘满背心迅速撤离。偷西瓜就不同了，蹲在

距西瓜地最近的玉米地畔，瞅好一颗成熟的西瓜，像兔子一样飞奔进地，摘下西瓜就跑，即使看瓜的人看见，也是无可奈何。偷来的豌豆和西瓜，几个伙伴聚在安全的地方，饱餐一顿，吃不完的，隐蔽起来，第二天掏苦菜时再吃。

就这样，岁月一天天过去，我一天天长大，可以这样说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读书和掏苦菜中度过的，学了多少知识我知道，可掏了多少苦菜，“侍候”了多少猪，我已记不清了。反正，掏苦菜在我的生命历程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，这段岁月也成了我一生中最苦也最美的回忆。

现在的农村，早已看不见放学后的学生掏苦菜喂猪了。偶尔掏点苦菜，也是为了作为下饭或者下酒的小菜。即使这样，每每下乡看到苦菜都勾起我无尽的回忆和特殊的感情，由不住用手揪几把，用塑料袋装回来，妻子洗净、煮熟、凉拌好，美美吃上一顿，然后，躺在床上，拿份报纸看，心里惬意极了。

苦菜的思念散文阅读篇三

深秋，河套黄肥绿瘦，丰收笑语满田畴。

在原巴盟文联副主席、诗人杨若飞的提议下，我随盟报社的几位同行一起，驱车直奔杭锦后旗三道桥镇永跃，叩开“苦菜花”诗社的柴门。

望着这一群不速之客，犬吠，鸡鸣，兔跑！

诗社成员越玉柱、刘文忠、潘发春、王老师闻讯赶来。

刘文忠，四十岁刚过，却有着二十年民办教师的教龄。他满脸憨笑，一身泥土刚从地里刨回甜菜，又忙着到永跃小学行使他教导主任的小小职权。越玉柱、潘发春、王老师都在镇

所在地设立的旗三中任教，但他们的双脚始终没离开这乡间的泥土、乡间的小路。

几碟酸盐菜，几杯薄水酒；苦菜味不苦，笑谈撼土屋。刘文忠两只大手重重压在大腿上说：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农民富了，可精神生活感到不足了□xx年，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一碰头，‘苦菜花’诗社就诞生了。我们把别人喝烧酒、打麻将的时间利用起来，写诗、写剧本、写小说……”

谈笑间，越玉柱郑重而自豪地捧出51期《苦菜花》合订本。浓郁的乡土气，执着的乡亲爱，不赶新潮，不附风雅，一股苦涩、苦鲜、苦香的苦菜花味儿，扑面而来！农民诗人们在《爱河》里畅游，在《沉思集》中憧憬；他们踩着《瘠土地》开拓，他们在《大千世界》里成长……曾几何时，巴盟等地似雨后春笋般地崛起的文学社团，随着时序频移，一个个烟消云散，唯有“苦菜花”诗社一枝独秀，红杏出墙。他们教书是好教师，种地是好把式，创作是硬笔头；然而，他们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！

相见时难别也难，满腹情怀道不完。一声声“再来哇”，惊飞一群群麻雀，我望着这块与河套其他农村一样富庶的田野，突发奇想，下次再来，也许会从这苦菜花丛中，腾起几只雄鹰！

苦菜的思念散文阅读篇四

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”，那一年，为躲抓兵，丈夫带着她、2岁的女儿、半岁的儿子，从蒙山逃到昭平，躲进了竹山，一住就是十几年，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艰难生活。

坐在我身边这位95岁高龄的欧月梅老人，身高约1.4米，体重约60斤，是矮小单瘦的个子。

进竹山的那些年，为躲抓兵，丈夫外出打短工，居无定所。

家里的一切，全靠欧月梅1个人操持。竹山没有田，欧月梅只能开荒种地，种苞米和红薯。欧月梅先后生了8个孩子，3男5女，全靠她单薄的肩膀、细瘦的双臂，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养活。那时候，野菜、粗粮、黄狗头〔一种野生蕨类的块根〕都吃过，她有3个女儿，就是因为营养不良，生病早夭的。

“那时苦啊！”听着73岁儿子的诉说，欧月梅老人也发出轻轻的叹息。

这种日子延续到土改，在山下分得了田，全家从竹山搬到文竹村摆州屯，起了瓦房，虽不是高楼大厦，但与竹山的竹篱茅舍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这时的欧月梅俩口子，正值壮年，儿女也成了劳动力，一家人勤勤恳恳，开始经营幸福的小窝。

听着儿子的讲述，欧月梅一边抚弄县文联送给她的慰问品，一边默默沉思。

看着老人历尽沧桑的面容，我凭着职业医生的习惯问：“老人家平时有什么病吗？”

“大约50多岁时，经常肚子痛。有一次，痛得在地上打滚，我们都以为她不行了。幸好那时有了卫生院，是卫生院治好了她的病。”

“医生说是是什么病？”

“不清楚，好像是胃病。几年前，老人家眼睛就全瞎了，大医院来的医生给她做了手术，就又看得见东西了。”

“那是国家开展的光明行动，每年都有计划地到山区、到贫困地区给患白内障的老人免费做手术，置换人工晶体，每只晶体都要好几千元呢！”

“后来，手术后的眼睛得了青光眼，渐渐又看不见东西了。”

我说：“原先只做了左边，另一边还可以做。”

老人的小儿子插话：“医生说老人家心脏有问题，不敢再做了。”

听如此说，我便给老人体检。

老人血压150/90毫米汞柱，心率78次/分，每分钟约有4—5次期前收缩，没有病理性杂音。右肺呼吸音稍粗，没有罗音。

“检查基本正常。”我一边收拾血压计一边说，“心脏的期前收缩每分钟4到5次，如果是年轻人手术绝无问题。年岁太大的老人就要谨慎些，可到医院去用仪器检查，如果没大问题，就可以做手术。我外婆94岁做白内障手术，术后又能看到儿孙，能看电视，高兴得和小孩一样。后来又活了，今年春节后才去世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屋里的气氛更活跃了。大儿子陆永说，眼睛复明的那几年，老人家跟本闲不住。干不了重活，就在屋边拔草，拔得屋边一根杂草也没有。

小儿子说，老人家经常自言自语：第一次，卫生院救了她一条命。第二次，上边来的医生又让她重见了光明，这辈子，值得了。不管以后能不能再做手术，老人家会觉得她比上辈老人有福多了。

陆永说，这一大家子，好几十口人，有种田的，外出打工的，当老师的，当干部的，尤其是那1岁多、她从没看见过的重孙女，如果能看到孩子可爱的小脸，老人家不知会乐成什么样子。

看到老人有点累，我打算扶她睡到床上去。陆永说，她总是自己摸着走，不要人扶的。

果然，老人站起身，佝偻着腰，摸索着跨过高高的房门槛，睡到自己的床上去了，神态是那么安详。

告别了欧月梅老人，走出门来。天，是那么蓝，阳光灿烂，空气中流泻着山区特有的、淡淡的幽香。站在山坡上，回望这座名叫摆州的小山村，它依山临水，河边一排排凤尾竹，在风中摇曳，使这座山村有了阳朔兴坪的风情。

欧月梅老人，95岁的她，就住在这座山村里。

突然，我脑子里浮现出“幸福”两个字。从欧月梅老人安详的神态里，我感受到了她的幸福。

青山绿水，明净的空气，生活在这负离子浓度高，没有污染的环境，该是……啊哟，老人没去过其它地方，没有参照物，也许感受不到这也是幸福。那么，就让我替她感受幸福吧！

现在我最大的心愿，是希望光明行动再到昭平时，老人的心脏检查没问题，通过手术，右眼重见光明，让她感受更大的幸福。

欧月梅老人，她生活在这青山秀水之间，长寿着，并且幸福着！

苦菜的思念散文阅读篇五

老家离我现在的住所只有四五里路，骑摩托车十多分钟就可以到了。以往每年春天的农历二月二十四日，我都会回家为母亲祝贺生日。早春二月，故乡一片翠绿。稻田里满是青翠欲滴的油菜花，小河两岸是刚返青的柔媚的杨柳，行走在新修的乡间路上，路旁吹来青草的气息，我的感觉是那样的惬

意和坦荡。

但今年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就回老家为母亲祝寿。

母亲常说自己就是春天的一棵苦菜花，辛苦的命，只有春天，才会让她感到一丝生命的荣耀。说起母亲的身世，真的比田塍的苦菜花还要苦。她出生在湘东南茶陵县一个偏远的山村，四岁的时候就送给一个没有生育儿女的亲戚家带养。那个后娘待她非常刻薄，不仅每天要做许多事情，而且在管教上十分严厉，这让母亲从小就成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。更为恐惧的是母亲十岁时，后娘又生了一个弟弟，她的命运可想而知，在那个年代里，只读了三年小学就辍学回家帮忙做事。母亲本姓罗，但寄养在谭姓人家，可恨的是母亲至今对于自己的生庚是个模糊概念。按照李氏族谱记录，母亲出生于1944年农历2月24日，但后来母亲总说那是错的，因为有次我的亲舅舅告诉她，她应该是1月24日，而且出生年也不是1944年，应该还要早一点。我的亲外公外婆很早就去世了，舅舅家也相隔千里路，而且那时也没有什么出生证明，所以母亲的身世至今仍是个迷，这与母亲的命运是一致的。不过不管是哪个月出生的，反正母亲是春天出生的，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个“春”字。像一棵苦菜花，只有春天才给了她灿烂的时光，我想，这是母亲的春天。

在苦水中泡大的母亲，后来有了弟弟，但继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苦难。因为那个弟弟读书考上了大学，分配工作到了异地。所以母亲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在那个家“招郎入赘”的义务，流落在外的父亲就这样与母亲结婚了。但父亲是个很狡猾的人，在生了我大姐之后，托词我爷爷的“父命难为”悄悄带母亲回到了老家，却把我的亲大姐继续像母亲一样留在了那人家。一无所有的母亲带着一口异地的方言跟随父亲重新开始了生活，想当初，母亲之所以愿意受苦也要跟着父亲走，大概是在寄养的娘家受尽了苦楚。然而，命运并没有随着时光的迁移而改变，母亲一个人远嫁他乡之后，又相继生育了三个孩子。而父亲，却因原来打工的单位招工去当了林

业工人，母亲只能留在农村老家抚养孩子，那时候的半边户其实就是困难户，作为孩子的我是深知其味的。苦菜花茎汁里流的是苦楚，但开放的花朵是灿烂而坚强的，记得那时候，我们家常常断粮，母亲仍然顽强地生活着，带领我们到山头采摘野菜，煮红薯饭，尽管父亲长年没在家，但她还是一个人扛住风雨把我们兄弟养大。

每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终有老去的时候，坚强的母亲也不例外。前年冬天，医生在年老体衰的母亲身上诊断出四种病，住院后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，但还是熬过了寒冷的冬天。今天是母亲的生日，因为去年我到了茶陵县舅舅家，查阅了罗氏族谱，得知了母亲的真实生庚年月日，母亲确实是正月二十四日的，竟然想不到六十八年来，母亲都没有让我们为她过一个真正的生日！说起来又是多么荒唐的人间悲剧啊！

尽管母亲受过许多苦难，她是不幸的，但春天的母亲，却是最幸福的。因为在春天，即使是苦菜菜，也会有春天也会灿烂地露出笑脸的。春天的故乡，门前的稻田已经悄悄返青，小河两岸流淌着暖暖的春意。在那遥远的村庄里，有一株田塍上的苦菜花，她的苦难，可以被时光吞没，但她的幸福，可以恩泽整个春天！

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，方便收藏和打印

推荐度：

[点击下载文档](#)

搜索文档